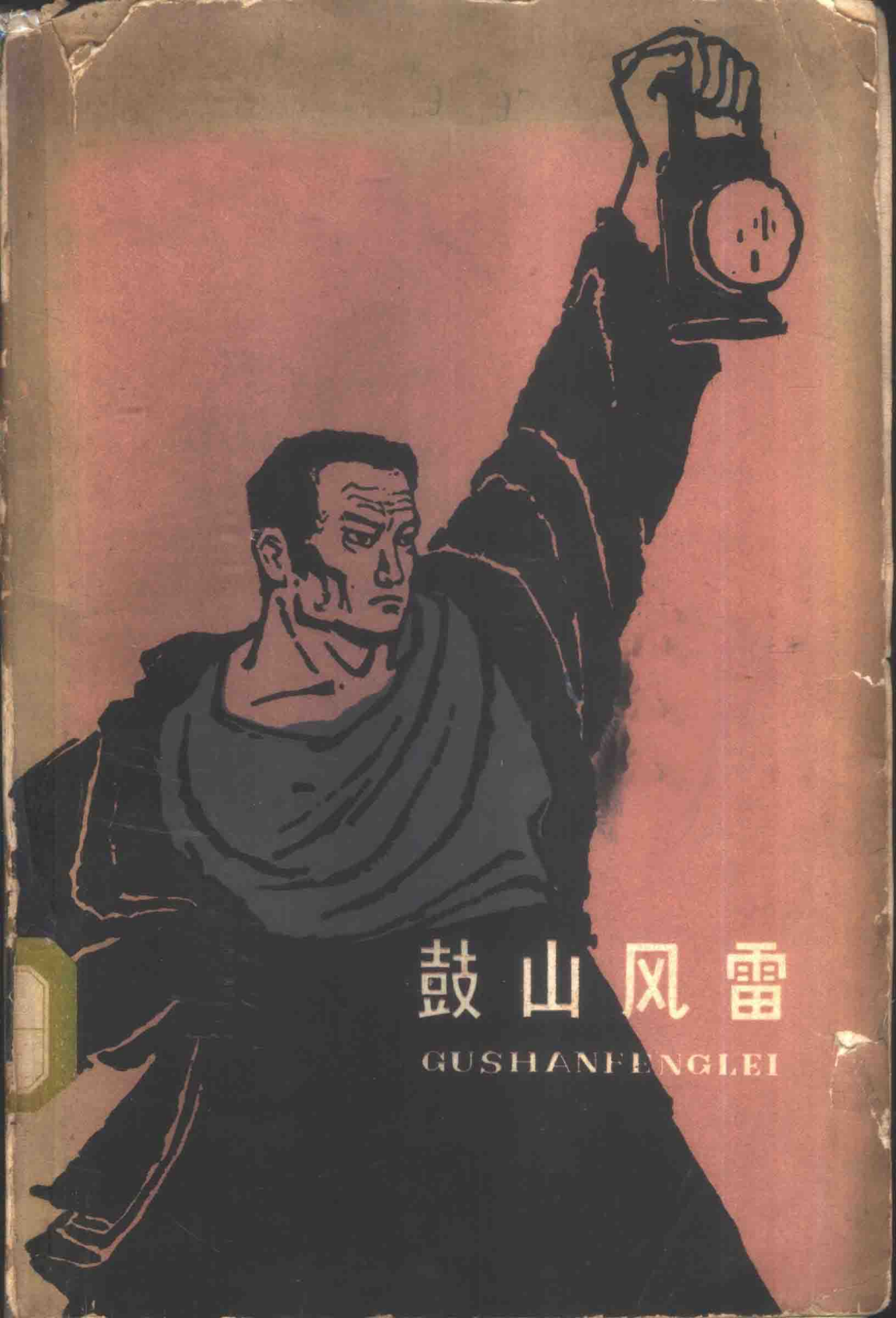




鼓山風雷

GUSHANFENGLEI

鼓山风雷

GUSHANFENGLEI

任文祥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以三十年代为背景，写河北省南部一个煤矿的工人与资本家斗争的小说。

作品通过反打罵、要求撫恤金及增資等与工人切身利益有关的事件，反映了一浪高一浪的与资本家及其走狗的阶级斗争，作品最后以工人組織起来，掀起了武装暴动作为結束。

鼓 山 风 雷

任 文 祥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哈密道12号) 天津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津出字第008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書店發行

开本350×1168 1/32 印張 7 6/8 字數 156,000

1962年10月第1版 196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—14,300

公元一千九百三十年的春天，在一个黑洞洞的夜里，平汉线上一列客车，正从南向北开来。火车在直隶省磁县停车时，已是半夜了。磁县站是个小站头，上下车的人不多。当零零落落的旅客刚走下站台，只见一个小伙子，背着行李，登上车来。这时火车“呜——”一声长鸣，又隆隆地开动了。

从磁县上车的这个年轻人，头裹一块白布，身穿半旧蓝夹袄，下套青色破单裤，脚穿一对双脸鞋；长得长方脸，高鼻梁，浓眉大眼。从他那双奕奕有神的眼睛里看得出，这是个精明强干的青年。这人名叫王少华。三天前，他还穿着长衫、皮鞋，在磁县一个高小里当教师，前天刚辞了职。现在，他是领了中共直南特委的指示，改换行装，要到益利煤矿去秘密领导工人运动。

火车大约开了一个钟头，就到马头镇了。少华在马头下了车，摸着黑，往矿区赶来。

益利煤矿在马头正西，相隔六十华里。他一直走到太阳

偏西，才来到矿区。到了矿区，他向一个劳工打問了一下，就直奔西村来了。

走进西村，碰上一个壮年劳工，他問道：“老乡，有位叫韓章的劳工，你知道不知道在哪里住？”

壮年劳工說：“韓章，知道啊！他在西沟住。”王少华这一問，可算問到正經地方了。这个劳工整天和韓章在一块干活，他俩好的像一个人，怎么能不知道韓章。他問少华：“你找他有事？”

少华說：“我是投他找活干的。”

壮年劳工也不好意思再追問，說：“那你去吧，出了南街口不远，就是西沟。到那里一打听，你就找見了。”

少华朝西沟走来。到西沟沿上一看，这是个一丈多深的长沟，兩边沟壁上，尽是一个挨一个的土窑洞。洞門很低，工人们出进时，有的弯下腰，有的还得趴下，才能进去。他有些納悶，难道这就是工人的住房？他走进沟里，看看窑洞都差不多，到哪去找韓章呢？他正在着急，見前边一个小伙子走过来，他迎上去說：“請問，韓章在什么地方住？”

青年用手朝一个洞口一指說：“就在这个洞，走，我領你去。”說着，帶領少华，往那个洞口走来。他还没进洞，就喊：“韓章哥，有人找你哩。”說着，他掉轉头来，走开了。

韓章一見少华，并不認識。他笑咪咪地先打了个招呼：“来吧，坐下！”韓章看着王少华的臉說：“我的記性賴，怎么认不得你？”

少华說：“不是你記性不好，咱俩是沒見過面。我有个本家哥哥認識你，我来投你找活干来了。”

韓章眨巴着眼問：“你哥哥是誰呀？”

少華說：“王振。”

韓章一听，高兴地說：“噢，是他呀，他現在在啥地方呀？一去几年，也沒个音信，可把我們想坏了，他現在可好？”

少華說：“他做行商，沒个固定地点，整年在彰德、郑州一带跑买卖。”

其实，王振并不是少華的本家哥哥，而是現在的直南特委书记王世勤。前几年，王世勤曾在这一带领导工人，組織工会，向資本家进行斗争。工人都很信任他，尤其是韓章，这几年一直在想念他。这工夫，一听說是他兄弟来了，韓章就好像見到自己的亲兄弟一样，又端烟，又倒茶，兄弟长，兄弟短的問个不停。

韓章問了半天王振，才想起問少華自己的事。少華說：

“我失业在家，我哥哥听說你还在矿上，想让我投奔你到矿上找个事干！”

韓章上下打量了少華半天，才說：“兄弟，你是想到矿上教书呢？还是想做小买卖？”

少華說：“干什么都可以，我想当矿工也不错。”

韓章哈哈地笑起来，爽朗地說：

“好兄弟，真人面前不說假話，你新来乍到，可不知当矿工的滋味，看你細皮白肉的，像个讀書人，身子骨又单薄，莫說是你，就是我們这几輩子埋在煤里的人，十个有七八个累的吐血抽筋，七癆八伤的；再說，你看住的这土洞，吃的这烂豆面，这可不是人过的日子呀！兄弟，不是哥哥不

帮忙，我劝你还是别来受这个苦，另找門路吧！”

少华沒有将这些苦攔在心头，斬釘截鉄地說：“韓章哥，你別看我生的单薄，身子骨倒挺硬棒，你能受得了的，我也能受得了。”

韓章見少华一定要当矿工，就說：“好吧！兄弟，只要你願意干，一切就靠給我吧，过几天我們弟兄一起，帮你在西沟挖个窑洞，先住下来再說。”

他俩正在拉家常，少华在西村碰見的那兩個劳工也进来了。韓章指着那位年紀大一些的說：“他叫张万寿，这年輕的叫紀德富，都是我的好朋友。”四人坐下，又寒暄了一番。

沒过几天，韓章在窑下給少华找到了活干，又帮他买了个下窑灯。就这样，王少华在盆利煤矿当上了推車工人。

从此，少华和韓章、张万寿、紀德富四人一块干活，一块談心，吃穿不分你我，亲如兄弟，后来在韓章的提議下，四人又到三义庙焚香盟誓，結拜为异姓兄弟。

二

一个悶热的中午，韓章正坐在窑洞門口吃飯。万寿嫂急忙忙跑来了。她一瞅見韓章，就劈头盖脑地說：“不能过了！不能过了啊！”說着，痛哭起来，“韓章啊！你們是换过帖的弟兄，你可不能不管呀！嗚嗚……嗚嗚……”

韓章猛一楞，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。他站起來，剛要問話，他的媳婦梅嫂從窑洞里跑出來：“嫂！你这是怎樣的？”

萬壽嫂還是“嗚嗚”地哭，說不出話來。

韓章媳婦梅嫂也納悶了：“是揭不開鍋了，全家挨了餓？可那也不能這麼大哭小嚎啊！再不，是和萬壽哥鬧氣了？也不能。憑萬壽哥那個老實勁，半輩子了還沒給萬壽嫂鬧過氣，就是鬧也鬧不成這個樣子啊！”

韓章直楞楞地站在那裡，兩眼直盯盯地瞅着萬壽嫂，手裡端的碗往外直流飯，他也不覺得。追問着：“嫂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，你說呀！”

萬壽嫂擰一把鼻涕，說：“這算……這算啥世道！活活把人欺負死了！”

“呵？有人欺負咱啦？”韓章的臉唰一下變得緋紅了。他瞪着兩眼，眼裡噴射着憤怒的光，拳頭攥得結結實實，指甲深深地扎進手心。“是誰欺負咱了？怎麼欺負的？快說！”

萬壽嫂呼哧呼哧地抽着氣說：“你哥哥被……被人打得快……快過去了！”她又大哭起來。

“呵？被誰打了？”韓章胸脯一鼓一鼓的，嘴裡吐着粗氣。由於過分憤怒，眼珠也憋紅了。他又追問是誰打的張萬壽，見萬壽嫂哭成個淚人，說不出半句話，就把飯碗朝梅嫂眼前一遞，還沒等梅嫂伸手去接，他早撒開了手，只听“咚”一聲，把碗摔了個粉碎。韓章也顧不得回頭看一眼，拔腿就往東跑。梅嫂知道韓章那個火暴脾氣，准是要去拚命了。她想趕上去拉他，可是，韓章早已箭飛似的走了。梅嫂

急忙追上去，喊：“你往哪去呀！你又去哪里闖禍啊！”

梅嫂又往前追了一程，站在一个土疙瘩上一看，韓章已走老远了。她放开嗓子喊：“嗨——別走哩！嗨——”不知是听不着，还是听着了不理睬，韓章还是朝前急走。梅嫂又拚命地往前追了一程，才算快追上了。她大声說：“嗨！你可不能去瞎闖打呀！”

韓章扭过头，粗声粗气地說：“看你那芝麻大的胆，是怕啥哩！快回去！”他轉身又往矿上跑去。

梅嫂又追了一陣，可看不見韓章的人影了。她知道追不上了，就停住脚，哭喪着臉，朝韓章走的方向說：“唉呀！你那个瞎闖硬碰的性子，一輩子也改不了啦！世上稀有你这号人哪！”她呆呆地站了一大会，暗暗禱告：“老天爷呀！他到矿上得拚打个啥样子啊！你可要保佑他平安无事呀！”她一边祈神禱鬼，一边回西沟窑洞里来了。

韓章只顾急着去报仇，既沒問清楚是誰打了他万寿哥，也沒問問他万寿哥現在什么地方？其实，张万寿早被人抬回家来了。

张万寿在西村住着。他的家只有兩間小土屋，用半截磚圍着。屋頂上的杂草长了二尺多高，墙半腰也有不少杂草，朝上斜长着。屋內，墙上、頂上被烟熏得漆黑。兩間小屋，留着两个斗大小窗戶，窗上糊的麻头紙，也熏得黑糊糊的。这样，就是在大白天，屋里也是黑阴阴的。屋西头放着輛破紡車，和瓶瓶罐罐等杂七杂八的东西。屋东头是个土炕，炕上鋪着破席，张万寿头朝外，在炕上躺着。

他头部用条青綢腿带子裹着；带子底下捂着当藥用的老

套子灰。因帶子窄，眼上方，露着血塊。他一动也不动，兩眼緊緊閉着，嘴里一个劲地哼哼。

他十二岁的女儿小娥，站在炕跟前，爬在万寿头边哭，万寿嫂从韓章窑洞回来，坐在炕边上，鼻凹里挂着泪珠，手里拿把破芭蕉叶扇，撵着嗡嗡的蚊子。一会，她用衣襟擦擦泪，說：“生在这个鬼世道，可怎么活下去呀！”說着，泪珠噗嗒噗嗒地又掉了下来。

张万寿的日子也真不好过。他上一个班，千十二个鐘头活，只掙三斤米，还不够老婆孩子一天吃，只好搭連班——一下井，三天五天不上来，一个班接着一个班干，这样才能勉強糊住口。他一身破单衣，通年四季穿：冬天，風雪逼来，他就躲到煤窑下边，十天半月不上来；夏天，他为了留着单衣遮身子，整天穿着破褲衩。这样的苦日子，資本家也不让他过，今天，监工李洪海，又把他打成这个样子。

本来，他这几天鬧痢疾，沒劲下井，可是“三天不下井，肚子餓成餅”，只好硬撑着身子下窑挖煤。

昨天，他在窑下，找个背人的地方拉痢，被监工李洪海看見了，就暗暗盯着他。他痢疾很厉害，拉不下来，多耽擱了一会時間，李洪海从暗地里跳出来。罵道：“媽的，你解手用这么長時間，”张万寿說：“我鬧痢疾，拉不下来。”李洪海罵道：“放屁！你是偷懶！”张万寿說：“怎么，受个苦，連屎也不叫拉了，”李洪海掄起棍子，“就是不叫！就是不叫！”喀嚓喀嚓給了张万寿兩棍子。张万寿气得渾身打顫，試了几試，想和他拚了；可又一想，胳膊扭不过大腿，給人家拚，八成是送死；自己死了，老婆孩子誰照管呢？想到这

里，也就忍受下来，往里边干活去了。

下班時間到了。他这个病人，累得身子軟癱癱的，直不起腰；餓得肚里咕嚕咕嚕叫。这会，他真想上了窑，吃得飽飽的，躺在炕上歇半天。可又一想，才掙了三斤米，自己一天得吃二斤，小娥和他娘还是吃不飽呀！这样，上了窑，又免不了要哭叫一場，自己不光不能歇歇，眼瞅着老婆孩子哭叫，心里更难受。想到这里，泪水掉在地上。他呆呆地站了一会，心一横，擦掉泪，紧紧腰，决定再搭連班。又在煤洞里拉起小簍車了。

煤洞子只有睡觉的床那么高，他钻到里边直不起腰，怎么拉車呀！他只好跪在地上，把拉車的繩子套在脖子上，用四肢爬着往外拉。

他在前边拉着車，李洪海提着棍子在后边跟着，一不小心，棍子就落在头上。煤洞里風量很少，热得他渾身流汗，憋得他眼珠又紅又脹。

不过，这些苦，他都吃得了。因为他通年四季都是这样干的。就拿四肢爬行拉車來說吧，因他天天这样拉，膝盖上，手掌上，早磨出了二錢厚的死硬皮，用鈍刀子还割不进去，自然就不怕磨了。風量不足，憋得头朦眼花，这也是天天如此，习以为常了。只是这工夫，口渴得厉害，嗓子里干的直冒火。他真想摸着水，喝个够，可李洪海催得这样紧，不敢去喝水。

一分鐘一分鐘地熬，一点鐘一点鐘地熬，又熬到快下班了。张万寿看着李洪海不在身边，就跑到外边水沟里喝水去了。这水沟冲着很多煤面，渾濁濁的，像墨水一样。他爬在

水沟边，正“咕咚咕咚”喝着，李洪海走过来，二话没说，就往张万寿身上一骑，抓住张万寿的头髮，把张万寿的头按在水沟里。罵道：“媽的，拉不够煤数还喝水！”他兩手朝下一按，“喝！喝！喝！叫你喝个够！”张万寿挣扎着往起抬头，李洪海使劲按着不放，张万寿的臉还是泡在水里，怎么也掙不脫。

张万寿的鼻子里吸进了水，噎得他像用竹針穿进鼻眼一样难受。

张万寿被憋的实在頂不住了，就拚命往上一拱，把李洪海拱翻在一边。常言道，老实人被逼得沒路走了，敢豁出命来拚。张万寿在脚下揀起块黑石头，照李洪海“嗖”地一下打去。石头从李洪海耳边飞过去，李洪海跳过来，抡起棍子照张万寿脑門上“梆”一声，一棍子把张万寿打倒在地上。幸亏有工友张大虎、王老秋他們过来，把他背到窑上，才算拾了这条命。

这时，万寿嫂还在炕边守着张万寿。她对万寿說：“娥她爹，好些了嗎？韓章、德富、少华兄弟，会替咱报仇的。韓章已去找他了，他李洪海脫不了韓章的手！”

这李洪海长得短軀軀粗，劳工們都叫他“鏟地炮”，生得个方头方臉，鼻子、眼睛都陷在坑里，要照他臉上平着打一巴掌，打不着鼻子、眼。滿臉黑糊糊的絡腮胡，活像猪屁股。他常向資本家献媚說：“牲口不打不拉磨，劳工不打不干活。”他和所有监工一样，打罵劳工是他的拿手戏。

可是，今天一見把张万寿打暈了，他心中却有些害怕，上了井，就去找經理郝子林作主。他一进經理室門，就說：

“郝經理，我惹出事了。”

郝子林一听，猛吃了一惊，問：“什么事？”

李洪海說：“一个劳工怠工，被我打暈了，也許要死呢。”

郝子林一听，立刻松下臉来，說：“嗨嗨，我以为出了什么大事，这有什么关系！不要怕，只要你对矿上尽职，打死几个劳工也不要紧。”他噴出一口烟，接着說，“对穷劳工嗎，就得管教紧点！”

李洪海連連点头說：“对对，經理真是治矿有方。我一定尽我的职。”說完，出了經理室。

当李洪海正在洋洋得意的时候，他沒想到，韓章正找他拚命哩！

韓章在煤窑下做了二十来年工，虽然吃尽人間苦，受尽人間累，可是，把身子碰打的結結实实，还学了一身好武艺。长得五大三粗，胳膊、腿上突起一道道青疙岭，肌肉硬的用棍子一敲“嘣嘣”响，腮上长着胡楂子，鼻子兩边有个八字样的深紋，兩道浓眉和一双炯炯发光的眼睛，显得十分威武。夏天，他整天光着膀子，冬天，他穿着破棉袄，也常常亮着胸脯，长了三十多岁沒有生过病。他为人好义，把資本家、监工都不放在眼里，他常对人說：“誰压迫咱，咱就和他們干；你越低头，他們就越騎在你头上拉屎。”他見到监工把头們打罵劳工，就挺身而出，打抱不平。为了劳工的利益，就是有个万丈深井，他也敢跳进去，自己死活全不管。盆利煤矿三千多工人，誰不說他是个好样的！

李洪海也和韓章打过交道，那还是前年夏天的事。峰村一个叫李荣子的童工，在井下拉車，把脚扭着了，疼的直

哭。韓章看見了，叫他到外邊坐下來歇歇。他到外邊剛坐穩屁股，李洪海提着棍子過來了。一見李榮子坐着，不問青紅皂白，掄起棍子就打，打得李榮子直叫喚。

韓章听得李榮子在外邊慘叫，急忙跑了出來。他一見李洪海打人，心裡就有三分火。他把李榮子扭壞腳的情況向李洪海說了說，勸他不要再打，李洪海哪聽他那一套，說：“媽的，能走路就能干活！”說着，又掄起棍子照李榮子打來。韓章氣極了，一膀子把李洪海抗了個趑趄。

李洪海晃了兩晃，說：“哈哈，你還能管得住我不打勞工！慢慢地你還管朝廷哩！”

韓章兩眼瞪着他說：“就是不准你打！”

李洪海說：“我偏要打！”說着，又掄起棍子照李榮子打來，榮子“哇啦”叫一聲，抱住韓章的腿；韓章伸手抓住李洪海的棍子，猛一拽，把棍子奪了過來，李洪海那肉軀軀身子差點臥在地上。韓章把棍子照一塊石頭上一摔，胳膊粗的木棍，“咚”一聲碎成好幾截，這下，吓得李洪海倒退了几步。韓章沉着臉對李洪海說：“再打勞工，叫你和這木棍一樣下場！”

李洪海一看勢頭不妙，像個斗敗的公雞一樣，彎着腰，苦笑着說：“嘿嘿，這是誤會，這是誤會！快干活去吧，真是誤會！”

李洪海受了這頓氣，上了井就去找經理郝子林，想叫郝子林給他作主，沒想到，郝子林倒訓了他一頓：“真沒出息！連個勞工也壓不住，要你干什么！”他只有垂頭喪氣地自認晦氣。

這次，韓章到了礦井附近，聽說張萬壽被人抬回家了，

他就找上門來。韓章還沒進屋，就大聲說：“萬壽哥，是誰打你了？媽的……”他進屋一看，見張萬壽在炕上躺着直哼哼，猛楞一下，罵道：“操他奶奶，是誰把你打成這個樣子？”

張萬壽把眼慢慢睜開，看見韓章，輕輕地搖了搖頭，又閉上了眼。

韓章一看從張萬壽嘴里問不出話來，就扭過臉，問身旁的工友王老秋：“你知道不？這是誰把萬壽哥打的？”

“是，是……這我不知道。”王老秋一想，要說出來，他立刻要去找李洪海拚個死活；人家那麼大勢力，去拚命，不是肉包子打狗——有去沒回。所以就沒敢說實話。

韓章一見王老秋吞吞吐吐，就有些惱火，瞪着兩眼說：

“看你那個熊樣子！說出來也不連累你！”

站在一旁的工友張大虎一想，這會不說，他早晚也會知道，不如直說：“誰敢打，還不是李洪海這狗賊。今天在井下——”張大虎才要把張萬壽被打的經過給他說說，韓章早罵了聲：“日他娘！”就蹬蹬地往外走去。

張大虎、王老秋急忙跟出來，喊：“老韓！老韓！”可他早走的沒有影踪了。

韓章回到西溝的窑洞內，一句話沒說，抓起個下窑用的斧頭就朝外走。梅嫂那敢放他，急忙上去拽住斧把，問：“你这是去干啥呀？”

韓章說：“天黑，我要是回得來，你就給我做飯；要是沒回來，你就找人去抬我的尸首。”他扭過臉就走，“找李洪海算賬去！”

梅嫂哭着說：“不能，你不能去！你能碰過人家，”說着，

用劲夺韓章的斧头。

韓章說：“拚不过也得拚！”用力一拽，把梅嫂拽了个趔趄，夺过斧头，往矿上找李洪海去了。

梅嫂知道他一去，就会闹出人命来，赶忙找紀德富去了。到德富洞口一問，德富娘說紀德富刚出去。她又急忙往西村张万寿家跑来。进门就喊：“德富在这沒有？”

“在哩。”紀德富刚进屋看了张万寿，万寿嫂才要給他說韓章去报仇的事，一听梅嫂喊，迎出屋外。

梅嫂說：“快去拦你哥哥吧！他拿着斧子砍李洪海去了！快，快，快些吧！”她边說边跺脚。

紀德富一怔，說：“呵？走了多大工夫了？”

梅嫂說：“刚走。你快去吧！快……”

紀德富刚一看到他万寿哥被打成这个样子，也真想去找李洪海拚了，可又一想，不能走那条路，硬拚拚不出好結果来。少华哥进城还没回来，怎么办呢？他决定赶紧把韓章追回来。

他知道，如果晚几分钟赶不上，韓章到矿上，就不知要拚个啥样子。他就避开大路急忙从庄稼地里，斜着截过去。他身体瘦小，行动灵巧，从高粱棵縫里，噤哩噤啦钻了过去，来到大路上。往东一看，見韓章光着膀子，手里握着斧头，大踏步地往矿上飞去。

德富喊：“韓章哥！韓章哥！”韓章听得喊声，停住脚，扭过臉来，德富急忙向他跑去。

德富走近韓章，用手在臉上摸把汗，还没开口，韓章就說：“德富，你来的正好！他娘的李洪海太欺人了！”他用斧

头朝矿井方向一扬，“走，咱俩找他去！他把万寿哥打了个半死，咱叫他死个囫圇的。走！”

纪德富摆摆手说：“先不要去，我是来叫你的。”

韩章一听，瞪大眼睛，鼻子两边的八字纹也深了，说：“怎么，不去？”他的下巴颏微微向上仰着，“那你回去吧，我自己去。”扭头就往矿上走。

纪德富扯住韩章的斧子说：“你听我说呀，去是一定得去，他打了万寿哥能白打？可咱得商量商量怎么个去法呀！走，咱商量一下。”说着，推着韩章就走。

韩章说：“这没啥商量头，一定得报仇！”

纪德富说：“报仇是一定得报，可咱得商量一下怎么个报法呀！遇事多商量商量有啥不好？”

韩章停住脚说：“嗨，你净是些商量！”

纪德富说：“得商量商量。”他死推活推，推着韩章往庄稼地里走去。

他俩穿过几块高粱地，约摸走了半里路，来在一棵大柳树下边。树下杂草丛生，鸟粪满地，是个很少有人来的地方。纪德富坐下来，韩章站着不肯坐。

德富说：“快坐下。”

韩章蹲下来，斧头仍握在手中。

德富用脱下来的布衫，在脸上擦擦汗说：“韩章哥，硬拼可不行啊！”

韩章直冲冲地说：“那怎么办？李洪海打了万寿哥算没事？”

德富说：“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是说不能硬拼，咱拼不过